



粮食列传

高粱拾遗 (一)

李耀岗

一苗高粱，根正苗红、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红且高大。因为“高”，世称“高粱”，因为“红”，又称“红高粱”。

江南词人，江上摇舟，浇酒调笙，吟了几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人皆叹服词丽才卓。我二大爷，脚插黄土，勤耕一世，不会吟诗，只会点锅旱烟向远处搭看，悄然两声“红了高粱，黄了麦子”，无人知晓，有我知道就够了。晋南，麦子黄在夏时，高粱红在秋时，一夏一秋，一年过去了，一黄一红，一辈子就过去了。

秋风渐起，高粱穗子已红了很久。基因里的“红”，终是要红到骨子里的。

高粱的红，是暗红、绛红色的红，红透了的红，是像我二大爷脸上晒黑了的黑红。吃过海鲜的人，知道虾蟹加热后，壳子红得鲜艳；海象出水皮肤变得通红，有人喝了面红耳赤。在粮界，唯一与花儿一样，以“红了”为成熟标志的，只有高粱。高粱红后，连带高粱秆也开始变红，包裹秸秆的叶皮也像浸了血，斑斑点点，眉眼泛红，像从此立了风骨，平地起了风韵。高粱面却是真的白，雪白雪白的白，似玉，热水一扑，竟然就变成了绛红色，像喝透了高粱酒的红脸汉子。等到高粱面再蒸上笼屉，出锅后，颜色愈发红润，紫红紫红的，泛着黝深的暖色，像日头底下扶犁的我二大爷。

山西，产高粱。山西人，吃高粱轻车熟路。

晋南除外，这儿产麦，高粱始终成不了气候，顶多算是一种补缀，当作麦罢回茬的一料养地的秋物。当年，高粱面馍我可能也吃过的，总是尝过几口吧，记忆不深，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中有家境贫寒者，带了高粱面馍来上学，紫红色的一疙瘩，冬天啃不动，就用写字的铁板子砍，一板子砍下去，森森的一道白印子，像剖一块紫玉的籽料。高粱面馍，口感差，食之粗糙，少有粮食咀嚼后回味的香味。吃惯麦面的晋南人，断是忍受不了高粱给的脸色，但饿极时能有什么办法，毕竟是粮食！看吃馍人在嘴里囫囵嚼几口咽下，自己嗓子眼里也像生出粗粝的摩擦，刮得直伸脖颈。据说，农业合作社后期，社员口粮由“够不够，三百六”，一步步退坡到每人每年“二百八”时，吃不够、不够吃，已经稀松平常。那时，巷子里能吃的壮汉们无不饿得眼放青光前胸贴后背，家里成天张罗着借粮籴粮换粮，缸里仅有的麦子都换成数量更多的高粱，才能勉强多填点肚子。因之，三年困难时期，高粱被尊为“救命之谷”。晚上，大队高音喇叭唱两嗓子“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之后，广播通知社员同志晚饭后到大队开会。有人就改了词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高粱没法吃呀……

高粱不好吃不能只怨高粱，也怨人们没有摸准高粱的脾性和软肋。

位于平遥古城东南18公里的六河村，像是一条长河，南与宝塔山峰相靠，北与龙胜村庄相接，东与黄仓隔山互邻，西则悠然淌着清水河，与河西凹、梅槐头平行相望。

这条“河”默默流淌了千年之后，泛起了绿色的清波，以原生之美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显得如此特别。

六河像一条河，傍着山，山是它的眉眼，山势起伏，眉眼便如画。山原先冷瘦、枯寂，梯田勾勒之后，青绿相间。白色育林板培植着山桃、山杏，憧憬着富庶之梦。荒山成林，枣林、杏林、槐树林、苹果林，各美其美；啄木鸟、红嘴山雀、野兔、野猪等生灵隐没其中，尽享禽鸟之乐。

六河像一条河，倚着沟，沟是它的身躯。沟壑纵深，身躯便节节递进，姿势曼妙。入村的水泥路，石头砌着石头，砌出了农家游的风味；村中的步游道，山花野草相陪，别有野趣；村子的外环线，乔木在砖石围成的方块之地安了家，很是别致。再者，十年磨一沟，六河人坚持不懈、持



赵 静 文/摄

之以恒地重塑了村庄的身躯——枣沟苑。往昔的垃圾沟，因地制宜开发之后，变成了层层叠叠的美景。

地势绵延，可用石阶问路，沿阶可见渠道分明的水流自在循环，歪脖子枣树，结了果实，咧开嘴憨憨地笑，全不怕惊扰了开得正酣的月季花；走累了，就坐在精巧的石椅上歇歇脚、解解乏，身边站着矮矮的灌木，低眉敛眼地不说话，与质朴的山乡心有灵犀地相互渗透，终成一体。

六河像一条河，新建的瞭望塔是它翘起的尾巴。拾级而上，108级台

阶通向古院落、古戏台、古寺庙。庙宇外观修缮得宜，修复了窗格，又用青色砖石修整了破损，新旧和谐，不突兀，也不生分。散落在各处的窑洞，原始风味十足，有的还存有木刻砖雕、匾额对联、五脊六兽等遗迹。

继续拾级而上，登上18米高的瞭望塔，俯瞰下去，砖石砌成的八卦迷宫，尽现真颜，六河村的全貌也可尽收眼底，山青林绿，沟壑纵横，小窑小洞，形态各异，缀在其中，似一幅写意的油墨画卷；清风徐徐，“河身”涌动，大“河”生出“河汊”，“河汊”弯弯曲绕，沿着“河段”中的景观长廊游走，读尽风光秀丽、自然趣成之后，又重新汇入了大“河”。

六河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孕育了农耕文明，旧石磨、旧石碾、旧扇车，安歇在民俗展览馆里；这条“河”哺育了红色文化，1943年，平遥县抗日政府曾移驻此地；这条“河”在变迁中最终淌出了绿色生态的血液，复活和滋养了古村土韵的魂魄。



画说三晋 ⑯

平遥慈胜寺

萧刚 文钢笔画

平遥慈胜寺是我手绘完成的第十
七处平遥国保古建，在此期间得到同
道好友的大力支持，让我有做功课的
空间与时间。对待这些珍宝，不能草
率，表象之下需要的储备很多，尽力为
之少留遗憾。

平遥慈胜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位于晋中市平遥县襄垣乡襄垣
村，占地面积7041平方米。据清光绪
《平遥县志》载，元至正年重修。庙碑
记载，重修于元至顺三年（1332），清
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修禅院。慈

胜寺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布局，现存正
殿、东西配殿、西小殿、东西禅院正房、
西禅院东西厢房、戏台等建筑。正殿
为明代遗构，面宽三间，进深六椽，单
檐悬山顶，殿内梁架彩画保存尚好，壁
画大部分为白灰覆盖。戏台在山门南
40米处，坐南向北，西禅院现存正房
窑洞3孔带前廊，东西厢房各5间。东
禅院现存正房5间。寺院内还有元
代、清代维修碑各一通，古柏4株。

平遥慈胜寺格局基本完整，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

传记

他在《太行路》一诗中，以夫妻困境作喻，道出了君臣关系之险：

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

此言已经十分惊悚了。但是白居易依然如故，他以《骊宫高》继续讽喻宪宗，指出皇帝游幸一方，挥霍浪费极大，“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一人纵欲，百姓承当，情何以堪？诗人认为君王纵欲致百姓困穷，与《策林》理念一脉相承：

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

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

《骊宫高》指向更加明确：“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皇权官僚机构易产生连锁反应，故皇务须收敛慎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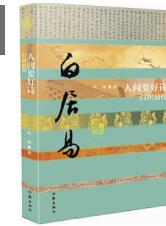
白居易一次次赋诗词、上奏章，内容多与纠正宪宗决策有关，常令宪宗不悦甚至恼怒，总让人以为他捏一把汗。如果，仅以诗歌言论行世，皇帝尚且可以容忍，而一旦直接干预重大事务，阻挠皇帝决策，站在了宦官、旧官僚两大集团对立面，问题就会严重起来。

元和四年（809）秋，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朝廷怒而征讨。谁知宪宗居然舍弃良将不用，偏要诏命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兵马统帅。这位吐

作家出版社

80

赵瑜 著



——白居易传》节选

突承璀时任神策护军两员中尉之一，统辖禁军左翼。该奴从小服侍宪宗起居，虽系宪宗心腹，还是宫中家臣而已。而神策禁军延续到中唐，早已变成了宦官集团掌控皇室的实力基础。皇帝为什么要用宦官统军？原因在于深忌勋臣宿将坐大，而宦官则无远大志向，还是奴才。

希望出版社

80

曾有情 著



《金珠玛米小扎西》节选

“你知道二十五厘米是多高就不行啦？我一抬腿就能感觉到是不是二十五厘米，这还不够吗？我虽然不知道，但我能做到；你虽然知道，你却做不到，有什么用？”小扎西针锋相对。

两个人又争执起来。小扎西大声喊：“报告林哨长，赵照不服从你的指示，不让我指导！”

这话还真管用，操场离林海平的宿舍很近，嗓门大一点他就能听见。赵照只好听从小扎西的口令，服从他的指挥。

回到宿舍，赵照心里的憋屈总算可以发泄出来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小扎西，全哨所我兵龄最短，有时候也确实做得不够好……”

“不是有时候，而是很多时候；不是不够好，而是很不好！”小扎西打断他的话，毫不客气地点了他的“死穴”。

“你……我……”赵照狠狠地指了指小扎西，又指了指自己，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捋顺了语言说：“全哨所我兵龄最短，所有人都可以点拨我，批评我，我认了，谁叫我技不如人呢？可你算哪头蒜？”

小扎西又打断他的话：“刚才你说我算哪根葱，现在又说我算哪头蒜，我在你眼里就是调味儿的菜呀？”

“你真会往脸上贴金，你算哪盘菜？竟然不顾我的感受，当着林哨长的面给我下口令，还说指导我练习队列。一个连自己年龄都不知道的臭小子，一个连绿裤衩都没穿过的毛孩子，竟然也想指导我练习队列，你没这资格！”赵照气得不轻。

“林哨长说了，要互帮互助，我走得比你好，林哨长还指示我对你继续指导。你要不服，你去叫林哨长收回命令，我就不指导你了。”小扎西理直气壮地说。赵照更气了，右手摸着额头，直叫唤：“哎哟，我头疼死了。”

小说